



春風揚柳

沙 群



春风杨柳

沙 群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春 风 杨 柳

沙 群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197,000

1972年6月第1版 197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01—280,000

书号: 10·2·158 定价: 0.51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农村赤脚医生生活的中篇小说。作品以一九六八年上海郊区海滨农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的阶级斗争为故事主线，描写赤脚医生周红梅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识破隐藏的阶级敌人阴谋破坏合作医疗和灭螺工作的种种现行反革命活动，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帮助个别干部纠正了轻视血防工作的错误思想，终于胜利完成“国庆节前送走瘟神”的任务。小说以较多的笔墨，描写红梅与下乡医生紧密合作，呕心沥血，克服重重困难，使一个长期患血吸虫病的老贫农摆脱病魔，获得第二次生命。小说突出地表现了赤脚医生红梅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中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热情地歌颂了她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可贵品质和崇高精神。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天，骄阳当空，万里无云。上海市郊长征人民公社一条通往海堤的大路上，结伴走着三个人，他们一路愉快地谈笑着，朝海滨生产大队的方向走去。

走在前面的一个女青年是海滨大队的赤脚医生周红梅。她今年二十六岁，留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右边用红绒线结了一支辫子。那黑里透红的脸庞，闪闪明亮的眼睛，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给人第一眼的印象，这是个朝气蓬勃、性格坚毅的姑娘。

红梅肩上背着一只木质的药箱。那药箱的颜色不怎么光泽，有的地方已经脱漆，但显得玲珑精巧。从箱角的磨损程度和拴着的那根又黑又旧、接了又接的皮带来看，这只药箱跟随它的主人已有好些年了。红梅右手按着放在药箱盖上的一个纸包，左手拎一只装满脸盆、热水瓶之类生活用品的网线袋，一边走一边和同伴们说着话。

今天，红梅心里特别高兴。中午，她和联合大队的赤脚医生张秀芳从县里参观中草药展览会回来，经过公社卫生院门口，正碰上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老吕和市里来的巡回医疗小分队派到海滨大队的医生潘仁杰在争论。老吕意见，潘医生刚到，先好好休息一下；海滨大队离公社又比较远，准备通知大队派人来接。可是潘仁杰说什么也不答应，要求马上自

已到队里去，不需别人专程接送。老吕看到红梅来了，便将此事作了交待，要红梅领他去。红梅听后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心想这下可好了，今后多了个并肩作战的同志，更重要的是来了个传授业务的老师。她立即给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兴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件事，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和张秀芳领着潘仁杰上路了。

这时他们已走了一半多路程。红梅见潘仁杰走得面色泛红，一副汗涔涔的样子，关切地问：“潘医生，今天你一早下乡，到了公社不休息就走，路上跑得吃力吧？”

“不吃力。我的行李都叫你们拿着，空手走路还会吃力吗？”潘仁杰笑呵呵地回答。顺手从裤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拭去额角上渗出的汗珠。

潘仁杰近四十岁年纪。中等身材，白净的脸膛，高鼻梁，眼窝中闪射出机敏的目光。他是上海市区一所有名的大医院东风医院的外科医生。这家医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院里的走资派秉承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卫生界的代理人的黑指示，积极推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把医务人员引向邪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垮了这条黑线，广大医务人员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热烈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纷纷报名参加巡回医疗队，奔赴农村。潘仁杰怀着真心诚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和改造世界观的心愿，也报名下乡。潘仁杰的老家早先在农村，但自从他出生以后就搬到城里住，所以今天来到这远离市区的海滨乡村，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他一路走，一路看，贪婪地欣赏着欣欣向荣的农村景象。

现在正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稻谷

香。拖拉机在收割过的稻田里来回奔驰，随着啪啪啪有节奏的吼声，转犁后面翻滚起褐色的带水泥浪。劳动的人们在刚犁好的稻田里飞速插秧。转眼间，一块块绿油油的新稻田展现在面前，就象一方方毛茸茸的绿色绒毯盖在地面。棉田里，社员们弯腰隐在枝缝里，抓紧治虫、整枝。路边上，插着五块红底白字的标语牌，“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引人注目。不远处的朝阳河畔，座北朝南有一个电力排灌站，“隆隆”的抽水机声隐约可闻。那边打谷场上，脱粒的，打场的，堆稻草垛的，忙成一片。一排脱粒机飞速旋转着，壮实的谷粒从带刺的滚轴上飞溅开来，片刻堆成一个个金色的小丘。丰收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带来了欢笑。正东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可以远远望见一条绿色的海堤，象条长城保卫着堤内的万顷良田。

潘仁杰来到这广阔的天地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只觉得视野开阔，胸襟宽广，心头说不出的舒畅，不由暗自赞道：“真是个好地方！”

走在红梅左首的张秀芳，比红梅长得稍矮略胖，留一对齐腰长的辫子。这一路上就数她最热闹，一张嘴几乎没有停歇过。这时只听她说：“红梅，这次潘医生到你们队里，看你多高兴！”

“老师上门来，当然高兴罗！怎么，你眼红啦？”红梅带着得意的神情问。

“嗯，有一点。要是我们大队也来个上海医生多好，到底海滨大队先进，名声响，领导重视。”

“什么名声响不响的，你别瞎说。刚才老吕告诉我，是潘医生自己提出要到最远的队蹲点，就选了我们大队。”红梅说着，侧过脸去问潘仁杰：“潘医生，是这样吧？”

潘仁杰只是微笑，不回答。

“潘医生，你这次到我们大队，真是难得。我们这个队，离公社最远，交通又不大方便，社员生病，除了大毛病队里实在没法解决只好往外送，都要我们赤脚医生自力更生。我们都是不懂医学的青年人，工作中常常碰到不少困难。你这次下来，要多帮助帮助我们。”红梅恳切地说。

“哪里。我们长期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方面问题挺多，对农村又不熟悉，要好好向你们学习。”潘仁杰回答。

“红梅，阿根伯如果知道潘医生来，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张秀芳说。

潘仁杰刚才听周红梅和张秀芳几次谈到阿根伯，现在张秀芳又提起他，便问：“阿根伯是什么人呀？”

“是我们队里的一个老贫农，饲养员，患血吸虫病已经好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治好。……”红梅语调里带着感情。

“你不晓得阿根伯是个多好的老人哪！”张秀芳急着插嘴说，“他身体那么差，可是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上，撑着个有病的身子，起早摸黑的为队里的事忙个不停。就是这样一个人老心红的贫农社员，长期给瘟神折磨，我们的心里都感到很不安。红梅为了他的病，东奔西走，简直操碎了心。这次潘医生到他们大队去，一定给想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

红梅接着介绍说：“阿根伯的病在解放前就生了。五七年解放军医疗队下乡，给他治好了血吸虫病。因为他当时还有得了十多年的哮喘病，身体太虚弱，没有动手术把肿大的脾脏切除。六二年时钉螺回升，他重新感染上血吸虫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很快。去年我们想了不少办法又为他治好了血吸虫病，但严重的哮喘病引起了肺气肿，加上脾脏肿大

得厉害，对他的生命威胁很大。看来不切除脾脏不解决问题。可是肺气肿又阻碍着开刀，所以还得想法先治好他的哮喘病。但这种病……”

“潘医生，你说治这种病有没有办法？”张秀芳急切地问。接着她把脸转向红梅：“你上午不是跟我讲过，回去照展览会上介绍的那几种验方试试吗？也许有效。”

红梅朝同伴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先听听潘仁杰的意见。

潘仁杰感到这个病人的病确实很复杂，很棘手，按照他的临床经验，要治好这样的病希望不大。至于用中草药治疗哮喘病，他几乎没有一点信心。他认为，中草药对一些轻伤小病，病情较轻的慢性病，是有一定疗效的。但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哮喘病，目前西医都没法治疗，那些根根草草倒能治好？他想到自己刚来，病人还没有见过，不宜随便发表意见，沉吟了一会，对红梅说：“从你讲的情况来看，这个阿根伯病情相当复杂，也很严重，要治好，看来比较麻烦。你说首先要治好他的哮喘病，这是对的。但是这个病，我们西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特效药。中草药是不是比西药有办法，我缺乏研究，没有发言权。当然，试试也是可以的。我看这样吧，什么时候去看一看病人，我们再一起研究好吗？”

“好的。”红梅感到这个医生对试用草药不怎么热情。但没有影响她试验的信心，她决心刻苦钻研，闯出一条新路，和潘仁杰一起，为治好赵阿根的病作出最大的努力。

潘仁杰见两个女同志帮他拿着行李已走了好长一段路程，很觉不好意思，便抢前一步从张秀芳手里去夺旅行袋，说：“累坏你了，让我自己来拎一程，否则太不象话了。”

“嗨，这有什么？你第一次来，走这么多的路，给你拿一点

东西还不应该？以后日子长了，走惯了，你叫我拿我也不帮你。”张秀芳躲闪着，调皮地回答。

“潘医生，你就让她拿吧。”红梅用手指指前面一棵大树，“你看，就要到了。”

潘仁杰顺着红梅指点的方向朝前一看，不远处矗立着一棵挺拔的大树，枝密叶茂，在金色阳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雄伟。树冠呈椭圆形，远远望去，象一只大蘑菇，煞是好看。大树旁边，一座白色栏杆的红砖拱形大桥横跨在一条河浜上。桥的左首，是一个大村落。

“那条河叫朝阳浜，那座桥叫幸福桥。我们大队的卫生室，就在桥旁边的围墙房子里。”红梅热情介绍。

三人继续沿着朝阳浜前进。张秀芳望着波光粼粼的河水，蓦地想起一件事，对红梅说：“现在这种天气正是钉螺繁殖最快的季节，照老规矩，又要开始灭螺了。”

“嗯。”红梅点点头，“不过，这次灭螺的规模一定比往年大。你记得吗？年初公社制订的工作规划，里面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在今年国庆节前全公社送走瘟神。要实现这个计划，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哪。”

“现在你们队里血防工作做得怎样？”潘仁杰问红梅。

“经过这几年的工作，我们大队户户吃用井水，队队都造了无害化粪池。去年，我们治疗了最后一批血吸虫病人，刚才我们讲的阿根伯就在里面。所有河道近三年没有发现钉螺。不过是不是一只钉螺都没有了，可以算送走瘟神了，还要看今年复查的情况。”

“嗯，你们搞得很不错。”潘仁杰又转过脸问张秀芳：“你们呢？”

“我们大队比起红梅他们要落后得多。‘海滨’在六五年已经查不到钉螺，我们三队的一只圆沟里去年还查到过几只。这圆沟养满了家鱼、木排草^①，四周尽是些碎砖乱瓦，还长满了杂草，真伤脑筋！”张秀芳说着，皱起眉头把胸前的一条辫子向后一甩，好象能把烦恼甩掉似的。

“你是说在我们朝阳队稻田东面的那只圆沟吗？”红梅问。

“是的。”

“今年下决心填掉它！留着总是个祸根。”红梅说。

张秀芳忽然发现村口的桥上有一个老年妇女手搭着凉棚朝他们张望，便对红梅说：“红梅，你看，那桥上是不是海春的妈妈？”

红梅往桥上一看，马上从熟悉的身影上认出了是谁，说：“是海春妈。”她高兴地大声喊道：“婶婶——。”

“哎——，你回来啦？”桥上的老妈妈听到红梅的叫唤声，立刻下桥迎了过来。

张秀芳看着急急忙忙走来的海春妈，笑着问：“海春妈，你在等谁呀？”

“哦，是秀芳。我在等你们哪。到底是你们年轻人眼睛尖，我在桥上望了你们半天，看看有点象，又怕喊错，不敢招呼。”海春妈说着走到她们跟前，见红梅旁边跟着一个陌生人，想必就是她要等的客人，问红梅：“这个就是上海来的医生吧？”

“是的。”红梅点点头说，“永兴叔叫你来接的吧？”

“是啊。这个任务，你不晓得我费了多少口舌才争来的呢。”海春妈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笑眯着双眼说，“你刚才电

^① 木排草，即水花生，一种猪饲料。

话一打来，队里都晓得了，大家围着永兴兄弟，争着要接上海医生到自己屋里住。连新生、顺发这些小团也拉着永兴的袖子，一定要永兴答应让上海医生去他们家。当时我真急得头上冒汗。你是晓得的，婶婶嘴巴笨，不会讲话。怎么办呢，后来我去喊来了你海春哥，把永兴叫到一边，我们娘两个同他横讲竖讲，他总算答应让上海医生住到我屋里去。”

“这下你称心了吧？”张秀芳插嘴说。

“当然。不过我称心了，别人就不满意啦，有人还说，永兴兄弟有偏心。”海春妈说到这里，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笑了一阵，她对潘仁杰说：“同志，你住在我屋里，我们是一家人啦。”

潘仁杰听着这番热情真挚的话，内心很感动，不由得朝这位老妈妈打量起来。海春妈五十多岁年纪，穿一件灰灰布大襟衣服和一条土布宽裤脚长裤，头上戴一块家织的深藏青颜色的挑花手巾，一看就知道是个勤劳、朴实的老人。潘仁杰很快对这个老妈妈产生了好感，他很有礼貌地说：“妈妈，今后要麻烦你了。”

“啊呀，同志，你说到哪里去了！”海春妈急忙用手势阻止他说下去，“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来为我们贫下中农服务，哪能说麻烦我们？你住到我家去，有啥不便当的地方对我说，要象自家人一样，千万不要客气。就是我老太婆岁数大，脑筋糊涂，你有事情多和我们海春说。”

红梅在旁向潘仁杰介绍说：“她是我们队里的老贫农。海春是他儿子，是大队的民兵连连长。你住在她家，尽管随便点好了。”

海春妈见张秀芳手里拎着旅行袋，马上接过来说：“看我

真是老糊涂了，光顾说话，让你们拿着东西站着，快到我屋里去歇歇。秀芳姑娘难得有空来，也去坐一会。”

“不了，我回去了，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呐。”张秀芳转过脸对潘仁杰和红梅告辞说，“我走了。潘医生，再会了。有空到我们队里来走走。”不容红梅挽留，挥挥手，朝着通向他们大队的一条小路一溜烟跑了。

张秀芳走后，红梅、海春妈陪着潘仁杰朝队里走去。越过幸福桥，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便呈现在眼前。潘仁杰好奇地放慢脚步在树下站定了。这棵树，远看苍劲挺拔，近看倔强峥嵘，它那高大的树干足有三人合抱粗，树皮裂纹很深，看起来至少已有两百多年的树龄了。茂密的树叶，象把张开的大伞遮盖着地面，太阳的光线只能透过它的空隙，给地面投下点点光圈。潘仁杰伸手抚摸着粗糙的树干，自语道：“真是棵少见的大树！”忽然，他发现树干上深深刻着几行字：

见树莫忘阶级苦，

见树牢记血泪仇。

跟着领袖毛主席，

风里浪里不回头！

用石灰水染过的白色字迹，清晰耀目。

“‘见树……’这是什么意思？”潘仁杰不解地问红梅。

红梅的两条眉毛微微抖动了一下，脸色顿时严肃起来，手握紧了药箱的背带，紧咬着嘴唇不出声。海春妈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红梅沉默了一会，语音低沉地说：“潘医生，你以后会知道的。”

潘仁杰从红梅神情的突然变化感觉到，树上的几行字大概和这个姑娘的身世有关，于是不再多问，离开银杏树继续往村里走去。

走到大队办公室门口，红梅问海春妈说：“婶婶，今天队里在做啥？”

“在‘老牛浜’插秧。”海春妈知道红梅问话的用意，就站住说，“你把网袋给我，我领潘医生去休息。对了，永兴也在那里。”

“潘医生你去休息一下，我等会再去看你。”红梅把网袋递给海春妈，一抬手，啪，把药箱上的那个纸包碰落在地上。

海春妈连忙弯腰拾起，用手拍掉包上的尘土，递给红梅，问：“这是啥东西？”

“在县里买的一件衣服。”红梅随口回答。她放下药箱，接过纸包，摆在箱盖上；又弯腰脱去鞋袜，把裤脚管卷到齐膝盖。

“你今天总算买了呀？你妈在我面前不知说过几遍了，说你那件衣服补了又补的，穿了好几年，就是不肯做件新的。”

红梅只是笑笑不作声。

潘仁杰看见红梅赤了脚，惊异地问她说：“你还要劳动去？”

“嗯。时间还早，去做一会生活。你跟海春妈去好了。吃了晚饭，我们一起去看阿根伯。你等着，我来叫你。”红梅说罢，把脱下来的鞋袜和那个纸包一齐拿到办公室里。

潘仁杰瞅着红梅进屋，心中激起一股热流。说实在话，今天一早下乡，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从公社到大队，又整整走了十二里路，他已累得腿软脚痠，只想早点休息。可是红梅从县里回来，路比我走得多，一路上还帮我拿行李，回到队里，还要下田劳动。她那健壮的身躯，仿佛有着使不完的

力量。他问海春妈说：“红梅同志她经常这样的吗？”

海春妈笑笑说：“潘医生，我们红梅是个闲不住的姑娘，整天忙这忙那，她除了每天开会学习，巡回出诊，总要抽出时间劳动，真是辛苦。有时我们心疼她，劝她休息休息，你知道她怎么说？她说：‘赤脚医生不下田，就要变搁脚医生，就要变修。’她十年来天天这样……”

“婶婶，你在讲些啥呀？”红梅从办公室里出来，听得海春妈在夸她，立刻涨红着脸说。

“哟，你这姑娘，我又没说啥。”海春妈知道红梅最听不得人家称赞她，便煞住话头，拿起东西说，“你快去吧。潘医生，走，到我屋里去。”

可是潘仁杰的身子没有动。眼前这个农村姑娘焕发的革命朝气和可贵的品质，使他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鼓舞。瞬间，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跳出来，他对海春妈说：“赵妈妈，你一个人先回去，我跟红梅同志也去劳动一会。”不待红梅和海春妈同意，他学着红梅的样子，把鞋袜脱掉，卷起了裤脚管，露出两只雪白的脚梗。

“不，潘医生，你今天第一天来，还是早点休息吧。”红梅、海春妈同声劝道。

“我不累。先去熟悉熟悉嘛。”潘仁杰坚持着。

红梅和海春妈见拗不过他，交换了一下眼色。海春妈欣喜地朝红梅点点头，意思说：“让他去吧，那边由我去安排。”

“那好。潘医生，我们走！”红梅高兴地背起药箱，迈开大步，朝前引路。

二

老牛浜早先是只死水圆沟，因为水流不通，在杂草丛生、长满竹芦的浜滩上，密布着钉螺，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当地人民称它是“钉螺浜”、“瘟神浜”。一九六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海滨大队的贫下中农充分发扬了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结合大搞血防，展开了一场“填沟灭螺，向河要粮”的战斗。他们填平了大大小小十几只沟头，这只危害人民的“瘟神浜”，从此成为年年丰收的棉粮仓。

今天，大队民兵连连长赵海春带着青年突击队同男工组一起正在突击这老牛浜的插秧任务。他们一个个弯着腰，不说话，你追我赶，各不相让，就连耨秧把^①也没有一个人伸伸腰。手到之处，很快碧绿一片。

“啊呀！”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大家抬头一看，当中一个扎短辫、穿红格子衣服的姑娘，两手撑着地，一条腿齐膝盖陷进泥里，正在吃力地往外拔。

“哈……”青年们看见了，都大声地笑起来。

“小玲啊，你准备到沟底去捉泥鳅是吗？”穿着一件旧军装的赵海春，嘻笑着问她。

另一个男青年紧接着问：“小玲，你捉到几条泥鳅啦，啊？”

^① 耨秧把，就是耨掉捆扎秧束的稻草。

“哈……”青年们又是一阵大笑。

“人家陷在烂泥里，你们还笑！”在龚小玲上手插秧的一个细高个剪短发的姑娘——卫生员钟芳，不满地瞪了赵海春一眼，转过脸问龚小玲：“拔得出来吗？”

“不要紧。”龚小玲用力拔出了陷进泥里的那条腿，挺直腰，抬起那张红朴朴的圆脸。那用红绒线扎着的两只笤帚式短辫，更给她天真的神态，增加了几分稚气。她举起手臂擦着溅得满脸的泥浆，报复似地说：“钟芳姐，让他们去笑好了，笑掉了牙齿，我才开心哪！”

“啥事体这样高兴呀？”正在大家嘻笑的时候，红梅出现在老牛浜前面的田塍小路上。她老远听到了笑声，人未走近，便大声问道。

“哎呀，红梅姐姐回来了！”

“红梅你回来啦？”

大家的视线一下集中到红梅的身上。龚小玲发现红梅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人，便放开又尖又脆的嗓子问：“红梅姐姐，你后面是啥人啊？”

“是上海来的医生吧？”又有一个青年问。

.....

青年们你一言，我一语，就象清晨竹园里一群闹林的麻雀，叽叽喳喳，把红梅问得不知回答哪个好。她朝大家挥挥手说：“你们静一静，我来给你们介绍。”说着热情地看了潘仁杰一眼，“这个就是到我们大队来的潘仁杰医生。他刚到我们大队，就一定要来和大家一起劳动……”

“嗨，欢迎，欢迎。”红梅的话音未落，赵海春的大嗓门第一个响了起来。噼噼啪啪，他带头鼓着掌。